

從「風景」的「風」體悟聖神

王湛波¹

本文從聖經中的「風」(Ruah)，結合中國「風」及中國教會有關「風」的文獻，反思「風」對神學當地語系化中聖神論的補充。作者雖未言風即聖神，但指出風與聖神的密切關係；就如「氣」能表述聖神在人間的掠影，在風中也確實有聖神的臨在與身影。聖神是在宇宙間、天人間的德能，祂是生命的給予者；而「風」是我們體驗聖神(Ruah YHWH)的一個切入點。

前言

人們常把美好妙曼、優雅恬靜、廣袤無垠、雄壯多姿、富有生機、令人心曠神怡的山水景色叫做風景。現今人宣導旅遊休閒，無論是人文景觀還是自然景觀，都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好去處。就是靈修，也有人推崇大自然靈修。大自然靈修，其要旨，就是要在風景如畫的大自然中體驗上蒼造化之德能，進而信賴祂，在祂內幸福生活。畢竟我們外出遊玩時，去看的是療

¹ 本文作者：王湛波，北京教區神父，菲律賓奉獻生活研究所 (ICLA) 傳教學碩士，聖多瑪斯大學 (UST) 神學碩士，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 (Leopold-Franzens-Universität Innsbruck) 信理神學博士，聖博敏神學院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信理神學。現任教於天主教北京教區神哲學院和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

癒人的「風景」。風景這個詞為人們所熟知，但中國古人為何把如此景色叫做「風景」呢？對於好多的日常詞彙，吾人常習而不察。風就是其中一例。「風」的意義究竟有多深廣呢？

按筆者的覺察，「風」能從另一角度在中華文化氛圍中表達在教會傳統中聖神的德能與親臨，特別是它與其他字組合時候。可惜在中國化的教會神學中，「風」被遺忘。在張春申神父（1929~2015）關於神學當地語系化的努力中，他曾主要用「氣」來表達聖神及其德能；晚年亦用很多筆墨講述聖神。筆者在張神父的精神與思想的感召下，願從另一切入點（風）讓國人結合中華文化體悟聖神（Ruah YHWH）。希望對在進行神學中國化的教會團體能有所裨益。

一、聖經中的「風」（Ruah）

希伯來文 ruah 曾 387 次在舊約中現身，其意義為：風、暴風、氣息、力量、心、精神、靈（神）、精神體。此詞也有些人認為是從 Rawah（廣闊的、更新的）延伸而出，其字基本指：流動的氣體，從鱷魚鱗甲也透不過的氣息，到暴風（約四一 16；依廿五 4）。Ruah YHWH 在舊約中常指「上主的德能」；在新約中用以指稱聖神。根據「風」這個聖經字眼，本文按照一些主體部分將其呈現。

（一）風：天主創造與化育

聖經中，風，特別是 Ruah YHWH（上主的神，或上主的風）

在創造萬物與化育天地時，有其重要角色²。《創世紀》中說「上主的 "ruah" 運行在大水之上」（創一 2）³；在洪水過後，「天主想起了諾厄和同他在方舟內的一切野獸和牲畜，遂使風吹過大地，水漸漸推落」（創八 1）；當以色列子民到西奈山下要同上主締結盟約的時候，山上「角聲齊鳴」（此處也可以譯為「暴風猛作」，參：出十九 16）。聖神降臨（新的創造）時，「突然從天上來了一陣響聲，好像暴風刮來」（宗二 2）。在天主創造或開始新創造的時候，必有「風」的出現。特別在《宗徒大事錄》中，Ruah YHWH 成爲了有位格的「聖神」。風好像聖神的身影。

上主的風有著化育的功用，天主藉風化育天地。以色列的歌謠唱說：「他一發出他的言語，凍結即刻消融，他一吹起他的和風，冰水即刻流動」（詠一四七 18）。「上主的風吹來，草必枯萎，花必凋謝」（依四十 7）。風的化育作用，與我們中國文化類似。

（二）風：天主臨幸的感覺

在聖經中，風常給人上主天主臨幸人的溫馨感覺。在《創世紀》中，天主「趁著晚涼在樂園中散步」（創三 8）；「晚涼」

² 當然，天主教的信仰告訴我們，天主聖神也參與了創造工程。但信仰是在過程之中，本文更願意領導大家看過程中的信仰。

³ 參：J. B. P., "ruah", 載於 R. Laird Harris 編，《舊約神學辭典》（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95），949-951 頁；張春申，〈聖神〉《神學詞典》修訂版（臺北：光啓文化，2012），1116-1124 頁。

在和合本中譯為「晚風」。如果我們把《雅歌》看作是天主與人的戀歌，在那字裡行間也能看到風的存在：「趁晚風還未生涼」（歌四 5），這種晚風是恰到好處的氛圍：這風也會使環境「清香四溢」（歌四 16）。

天主在西奈山上顯現給選民的時候，「雷電交作、濃雲密佈、角聲齊鳴（very loud trumpet blast）」（出十九 16）。有些猶太經師認為「角聲齊鳴」應為「暴風猛作」。確實，如果將此處理解為暴風，理解起來更合情合理。天主在風中顯現，不僅是在暴風中，也在「輕微細弱的風」中與厄里亞會晤（列上十九 12~13）。

風的巨細，描述並彰顯了天主的威嚴與大能、慈悲與溫柔。

（三）風：來自於天主

聖經中，天主通常是風的來源；藉著風，天主與人交往，也化育天地。聖經有時表達為「天主的風」（創一 2：依六一 1：岳三 1：路四 18），有時則是天主「使風」的字眼（創八 1：出十 13~19：戶十一 31：詠七八 26~31）。「天主的風」在新約中，形成有位格的聖神；而在舊約中，乃是天主賦予天地萬物和人類的「生氣」。天主「使風」的作為，更彰顯天主的大能、生命力、生生之德，以及對萬物和人類密切地照管。新約中，聖神作為教會的靈魂，是教會生命，更顯示出天主同教會的密切關係。

（四）風：天主懲戒與賜福

以色列子民相信風帶來天主的懲處——災難和天主的降福。風是天主照管的表達，無論是天主的懲戒或賜福。懲罰多

是用熱風或烈風來講述（出十 13；哈三 5；則一 4）。其懲罰不僅是自然災害，也涉及其離鄉背井（耶十三 24）；其祝福不僅指自然的風調雨順及風和日麗，更指以色列子民回到自己的家園（出十四 21；依十一 15）。

（五）聖經中的風景

《創世紀》首篇多次在論天主的創造行為後，都緊隨一句「天主看了，認為好」（創一 8、12、18、21、25）。當創造詩篇結束後，聖作者寫說：「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創一 31）。天主創造的樣樣都好。美好的宇宙、和諧的大自然，為人來講就是風景，風光亮麗的景色。

風景向我們頌讚天主的模樣，就如「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他手的化工」（詠十九 3）。風景是天主的化育，類似的語句如「他使雲彩由地極出現，他使雷電閃爍而成雨，他使清風從寶庫發出」（詠一三五 7）。這裡不僅提到上主營造了美景，同時也是人幸福生活的保障——水的給予者。

美妙的景色不僅讓我們感恩天主的賜予，也讓人在危難中想起天主而信賴他，就如母親在兒子生死抉擇的磨難中鼓勵兒子所說：「我兒，我懇求你仰視天，俯視地，觀察天地間形形色色的萬物」（加下七 28）。聖保祿也提到「美景」引人自然地歸向天主；他說「自從天主創世以來，他那看不見的美善，即他永遠的大能和他為神的本性，都可憑他所造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聖經中雖然沒有「風景」一詞，但相應的表達確實

存在。

（六）由上而生的風

上主的神「Ruah YHWH」（上主的風），在新約中，特別在基督徒的信仰中，已明確指天主三位一體的第三位聖神。耶穌利用風的可感覺性，向人講述新而超越的那一位——天主的氣息、天主之神（若三 8）。在談論聖經中的風時，有必要講「由上而生的風」——聖神，特別是聖神的恩典、聖神的果實、聖神的德能。這些都是聖神在我們人和萬物身上的作為。

聖神賜予人時，人富於智慧與聰敏，超見與剛毅，並能明達事理、敬畏和孝愛上主（依十一 2~3）。聖保祿更深入指出聖神在我們內呈現出的風貌：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五 22）。這些美德，乃君子之風範。

聖神的德能在耶穌身上看的更清晰——即爲了人的解放與療癒。「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爲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佈上主恩慈之年」（依六一 1~2；路四 18~19）。聖神的降臨，是上主恩賜之年的到來，人們會由貧病壓迫中得到解放，受傷的身心得到療癒，此乃圓顛方趾的人類所渴望的幸福時光。然而，領受聖神者要竭力解救和療癒別人。

人與「自上而來的風」（聖神）邂逅與交往後的成果，國人可稱之爲君子之風；而基督徒的「君子之風」使其走出自我，爲了別人的福祉而工作。

二、中國「風」

上面《聖經》所論及風的意涵、韻味和感觸，對中國人來講，似曾相識，但也有所不同。風，其意義豐富，是漢語裡常用字，被國人廣泛地使用在日常生活和文學作品中。它可單獨為字，也可以是其他字的偏旁；可指物質世界的現象，也可指精神的內涵；可為平實易懂之物，也可指向玄奧超然之體；可以指文體，也可是疾病；可以為靜態的境界，也可為動態的趨勢；可以為名詞，也可以用作動詞，還可形容事物。儘管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些詞彙和字義已不為現今人們所使用或記起，但基本的內涵還是保留，甚至留有歷史的印記。

我們深深地體會到漢文字的冗繁度。「風」字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具有其基本意涵、引申意義，也有指向猶太基督徒文化中的理念。在此，筆者願意從基督徒的角度，並結合基督徒對「Ruah YHWH」（聖神）的信仰，努力解釋「風」的詮釋（hermeneutical）意涵，也讓大家領略風中聖神的身影。

（一）「風」的基本意義

按照《辭源》和《大辭典》的解釋，風乃空氣流動之現象；相應的詞彙有：風車、風帆、風口、風速。人們的生活用語中，不乏「風」的角色，但此「風」意涵已引申為：風氣、風俗，風度、風言、作風。在此引申含義中，風指某種真善美聖在人世間所呈現的趨勢、外表、格調等等。風也可指病：傷風、痛風、中風、風疹、風濕等。風作為動詞，有教化、感化、吹拂，

以及微言勸告之意涵⁴。

關於風的組合詞，人可信口拈來：風景、風度、風采、風趣、風範、風格、風氣、風光、風水、風骨、風俗、風尚、風貌、風味、風情、風聲、風發、風頭、風韻、風流、風化（後來淪落為貶義詞）、風騷、風風火火、風土人情、移風易俗、風輕雲淡、風花雪夜、風華正茂，還有政風、文風、家風、春風、東風、聽風、觀風、君子之風等等。這些詞彙都關乎人的日常生活。不必諱言，「風流、風化、風騷」後來淪落為貶義含義。但很難想像，漢語中如果沒有「風」會怎樣。如果把風從聖神的角度來解讀，會讓人茅塞頓開，別有天地，且更能讓人瞭解這些詞彙「另一層」的意義。

（二）風與人的氣節和修養

「風」與人的結合，通常造就人的氣節、操守與修養。詞彙在表述此類氣節、修養、美德和狀態時，也沒有忘卻風的身影。諸如：風骨、風度、風采、風趣、風範、風格、風韻、風貌、風尚、風情、風流倜儻、風姿綽約、風姿颯爽、君子之風，「風」的化育這些詞彙，各有其形成背景和出處。如今「風」仍成為生活的語言，說者不一定知其來源，或可能僅知其模糊的表面意義，但卻能運用自如。

這些字都是正向地、積極地講述人的美好、修養、德行、

⁴《辭源》（修訂本）第四冊（臺北：莊嚴，1990），3404~3412頁；
《大辭典》第三冊（臺北：三民書局，1985），5317~5332頁。

神氣。比如「風骨」意指剛正、頑強的氣質與風度；「風趣」描述人有風格志趣；「風格」乃真善美聖在人或藝術上所展現之格調；「風貌」指美善在人群、文化或景觀中呈現的樣子。有些詞，比如「風韻、風姿綽約、風姿颯爽」在譯成英文時，也就直接轉身為 graceful。Grace 當然同聖神有關，因為按基督徒的信仰，恩寵 (grace) 是聖神所賜予的。《詩經》中描述充滿「grace」(恩寵)之人的風度為：瑟兮僂兮，赫兮咺兮。

「風」與人同住時，在人內就出現「聖神的恩典與容貌」。筆者大膽在此處將「風」與「聖神」替換，是因為我覺得古代的國人已把「風」神化，或說為古代中國人講，風代表著神明，雖然他們不大清楚該神明為誰。而現今華人在指稱風時，就無意間指向「風」的神秘內涵。這些字詞令人不由得想起教會的聖神七恩和聖神的果實，以及聖神的德能在受造物身上的外顯。

(三) 民間的風

《詩經》中有「風」「雅」「頌」。「風」指「國風」，原指民間的歌謠；現在，民間的風也可指風俗習慣及人文藝術。如果更前衛一些，風，也可以指當今自媒體時代，來自於民間的美妙典雅、意義深遠、情感真摯、富有哲理、膾炙人口的小品文、小段子、詩詞、歌謠、戲曲、書畫……等。

民風，是人民在具體環境中所活出的風尚與習氣。無論是淳樸或是彪悍，無論是崇文或是尚武，都是該群體追求幸福生活所體現的風貌。民風也指民間習俗，包括婚喪嫁娶、養兒育

女、人際交往、過年過節等的禮俗。這些都是在百姓中呈現出的生命色彩。用來描述社群團體，與民風相近的詞語還有風氣、風情、風貌、風俗。

「采風」是感悟、採集民間的風。民間的風是聖神在百姓中間的運作、聲音和模樣。采風，不要忘了風中的聖神。

(四) 大自然的風

大自然的風，是人最基本的感觸。人人都能感受風的存在，它是大自然的氣息。它有強度、有溫度；它有時暴虐，有時溫順；有時刺骨難忍，有時沁人心脾；有時摧毀事物，給世界帶來喪亡，有時滋潤生靈，使乾坤充滿生機。

大自然的風，在風景或風光中美妙展現。即使人不曉得何以爲然，但無不讚歎它的美麗、壯觀與奧妙。風景即是美景，它有靈性，它吸引人、療癒人，也給人啓迪、使人超脫，或許它也給人能量。這大概就是國人說，風景中上蒼的生生之德。

風中有生命，風中顯美妙，風中有聖神掠影。風，人從來沒有見過，但人會在每日的生活中感受到。

(五) 風與鳳

在甲骨文中，風與鳳是同一個字。其面相猶如一頭戴華麗冠冕、身披修長翎羽的飛禽。就是現在風和鳳，無論是繁體還是簡體，都很貌似。爲什麼兩字原爲一字呢？有人講說，古代人們不知道風的由來，而把風解作鳳凰展翅所形成者。人們也

相信鳳凰是風的使者⁵。

如果這樣，中國人自古就覺得「風」有出人意表的神秘或神聖感。他們相信在風的背後有神鳥——鳳凰的存在。風帶給人生命、溫暖、溫馨、芳香、清爽、美妙的神秘感覺；同時也會給人帶來寒冷、憂愁、死亡、毀滅。風起雲湧，表示重要事件事件的發生，也表示雄渾磅礴之勢；但其緣由讓人難料。

「四方風神」在現存的甲骨文和《山海經》中都有出現⁶。筆者雖不信奉風神，不信卦爻占卜之術，但主張神學工作者必須瞭解和運用中國古代典籍作為神學知識之來源（*loci theologici*）。要瞭解「風」這個古老漢字現在的意涵，也需要知曉其過去的意義，畢竟漢字源遠流長，其意涵雖有發展，但沒有間斷。無論風與鳳聯繫，還是四方風神，還是「風乃帝使」，都表示在中華文明中風有神的身影。直到今日，國人仍覺得在風的背後影影綽綽地有神秘力量的存在。在神學當地語系化的進程中，我們不妨把神聖也有些神秘之風的刮起，歸作生命的給予者——聖神的功能。這也合乎教會的信仰。

鳳凰，在基督徒的圖像裡是代表重生的神鳥。中國人的鳳凰與古代基督徒的鳳凰有何聯繫？讓人聯想翩翩。

（六）「動」的、賦予生命的風

風作為動詞，在文言文中也常出現。《辭源》引用說「吾

⁵ 段繼魁編，《圖說漢字與書法》（北京：新華，2018），316頁。

⁶ 魏慈德，《中國古代風神崇拜》（臺北：臺灣古籍，1991），53~54頁。

不能以風風人，吾不能以雨雨人」⁷。此處「風人」意指像風一樣吹拂、安慰、療癒、教化別人。在《毛詩》中，作者講「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⁸。這裡「風」指像風一般吹拂、教化、感化。

「風」作為動詞，很少在現代語言出現。但前些天在一廟內看到「義行可風」的字樣，而後知道現代人（特別在臺灣）常做一些「義行可風」匾額。這裡「風」應作為「成為風範」。

很巧合，聖神也是要教化、感化、撫慰、勸告、治癒、聖化人，並讓主耶穌言行作為吾人之典範。作為動詞的風（風的動作），使人獲得正確、滋潤、安然、幸福的生命；而聖神是賦予生命者。

（七）風水與巽卦

中國人講求風水，通常算卦求字，雖西方人大多不以為然。何為風水呢？風水通常指人宅地和墳地的環境和方向，其多少有神秘色彩。風水，用現在語言可以指生態環境及家居布置。信奉者認為風水的好壞會影響到人本尊及子孫後代的安康、昌隆、幸福的生活和前途。據說陰陽宅的風水、工作地的風水，都會對人有所影響。我不能求證風水的理論，也不信。但昭然若揭的是，信奉風水的人對康樂、平順生活的純樸渴望。

講求風水的民族，無論其理論是否給人帶來了個人的昌隆

⁷ 吳澤炎等編，《辭源》，3404 頁。

⁸ 方祖榮等編，《大辭典》，5317 頁；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一（廣雅書局，光緒 13 年），53 頁。

祥瑞，但事實是中國這卅年來自然生態惡化，風中可能有霧霾，水也被污染，不再那麼養人。可見風水理論的限度和影響力。不知中文「風水」二字由誰所創。但聖經中最古老的記載，是「上主的 ruah (風) 運行在大水之上」(創一2)。風和水在聖經中，無論舊約或新約都多次出現。風和水給人生命、予人祥和；這風是「上主的風」。而我們追風，卻忘記了上主。

風水的神秘色彩提醒吾人自然生態——山水樹木、花鳥魚蟲的神聖性、奧秘性，及其與人類的關聯性。誠實講，人類過去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重視，卻因取予求的自私、怠惰、傲慢，而給予粗暴的態度。人對於環境的傷害遠遠超乎想像。而萬物對人之滋生養育、撫慰照顧是上蒼的恩賜，其恩賜遠超現代人的領悟。

看到被破壞的環境，不由得想起保祿所說：「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歎息，同受產痛；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這已蒙受聖神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歎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身的救贖」(羅八 23~24)。谷寒松神父在其著作《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中，表述出了人的罪孽與萬物的救贖——新天新地。

不可否認，中國人仍篤信風水。此彌篤信仰應被引導，具體而言，即對篤信風水轉移成對社會的良知、現代園林藝術、科學的城市規劃、對環境清潔健康的熱衷。溫馨的風、清潔的水、現代園林藝術和合理的城市規劃，給人營造真實的風景。如此的風水，滋養人的身心靈，使人生活康健愉悅，讓人體悟

聖神。

《易經》的八卦影響到中國的哲學、醫藥、樂理，甚至城市的結構布局。《易經》中，風是八卦之一，代表巽卦，乃不定之象，時柔順、時狂暴。如果由風的角度理解巽卦，應更容易。筆者對《易經》知之甚少，更不能也不信由卦象推出吉凶禍福；但我倒覺得這裡表述了人與自己、人與他人和世事密切而多變的回應關係。在這些關係中，人可知、可控的因素不多，所以好多國人要去算卦占卜。

風水和八卦裡的風，為人來講，卻也神秘。但可將它理解成「互動關係」，動中的關係與途徑，即讓人獲取幸福的關係和途徑。關係與途徑乃教宗對聖神的信託：聖神是「無限之愛的連結，親密地臨在於宇宙內，啓動與引發新的路徑」⁹。

「風水」和「八卦」提示我們其後的聖神。風水的理論和易經中的卦象是中國的古老智慧，神學工作者不應輕易地否定，也不應迴避，而應把其作為同教會對話和交流之夥伴，應在他們之內找到聖神的足跡、真理的足跡，但不應將其神化和絕對化。有趣的是，在《天主教教理》中，風是聖神專有的名字，水則是祂的象徵¹⁰。

三、中國教會文獻中的「風 Ruah」

中國教會文獻中，用「風」來表述或指代聖神的現象，自

⁹ 《願你受讚頌》，238 號。

¹⁰ 《天主教教理》，691、294 號。

李唐時期的景教就已有之。時至今日，人們也多少能看到聖神在華人教會文獻中不可或缺的身影。在本部分，筆者從景教的文獻、明末清初天主教文獻，以及現代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學作品中來品析，希冀我們能領略「風中的神」。

（一）景教對「風」的使用

現有的唐朝景教的文獻裡，風字頻繁出現，不僅指天主聖神，也用以解釋天主的神性。在已發現的相關文獻中，聖神被尊稱為盧訶甯俱沙、涼風、淨風、淨風王、元風及景風。「盧訶甯俱沙」乃 *Ruhada qudsa* 之音譯。而其餘的名稱，字雖不同，但都指天主第三位——聖神。

很顯明，這兒的風，不是其基本中文意義，也不是引申的中文含義，而是指希伯來基督徒文化的聖神。但如此之翻譯，令人對其少了些生疏，多了些熟絡。同時我們也通過「風」，多少悟出聖神的作為。下面將文獻中具有「聖神」的語句簡明地呈現。

1. 元風

在景教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作者講「為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數，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¹¹。此處清晰地表述出教會信仰的三一奧蹟，以及創世和救贖觀。這裡的「元風」實指上主的神（創一 2），即基督徒所信奉的聖

¹¹ 吳昶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香港：橄欖，2015），10 頁。

神。「判十字」應代表基督事件。基督徒相信四方的安定來自於十字架上的救恩。有趣的是，作者先提「定四方」再提「生二氣」。二氣是指陰陽二氣，或是陰陽兩級，它代表萬物。「元風」表達出聖神對於萬物的根源性，同時「元」也有大的意涵。

2. 涼風

關於聖母領報的記述，〈序聽迷詩所經〉記載說：「天尊當使涼風向一童女，名為末豔。涼風即入末豔腹內，依天尊教，當即末豔懷身，為以天尊伺，童女邊無男夫懷任」¹²。這裡的聖神被譯為「涼風」。如此字眼，讓人自然地想起《創世紀》中「上主趁晚涼（或涼風，the cool of the day）在樂園中散步」（創三8），以及《列王紀上》讓厄里亞意識到上主臨在的「輕微細弱的風聲」（列上十九 12~13）。

在同一文獻中，在耶穌受洗的情景中，聖神也被講述：「彌師訶入湯了後出水，即有涼風從天來，顏容似薄閭，坐向彌師訶上。虛空中問道……」¹³。涼，是聖神給人的感覺：平安、舒適、靜怡。

3. 淨風

在「一神論」中，「淨風」指聖神。「耶穌派遣眾徒，分

¹² 吳昶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67頁；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長沙：湖南人民，2010），283。

¹³ 吳昶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69頁；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283頁。

行天下，傳佈福音，施行洗禮時說：向一切處，將我語言，示語一切種人，來向水字於父、子、淨風處分，具足所有」¹⁴。

「一神論」中記載聖神降臨的情形也值得一看：「彌師訶想上天十日，使附信與弟子，度與淨風。從天上看弟子，分明具見，度與淨風。喻如火光住在弟子邊，頭上欲似舌舌，彼與從得淨風教」¹⁵。「淨風教」表達出聖神與教會有密切關係。

「淨風教」名號的傳神意義，可與「天主教」稱號媲美；這個教會團體的名稱在「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中有更練達表述：「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¹⁶。淨，不言而喻，使人淨化，予人祥和與純真。

4. 「盧訶甯俱沙」

聖神在《尊經》被音譯為「證身盧訶甯俱沙」。《尊經》是一首禮儀的讚歌，起始幾句就是天主教的「聖三光榮頌」：「敬禮：妙身皇父阿羅訶，應身皇子彌師訶，證身盧訶甯俱沙，以上三身同歸一體」¹⁷。

《尊經》的產生時代應為晚唐¹⁸。此成文時期，相對比較

¹⁴ 吳昶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121頁；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283頁。

¹⁵ 吳昶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122頁；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283頁。兩位作者，對此段的句讀做了不同的處理。

¹⁶ 吳昶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14頁。

¹⁷ 吳昶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208頁。

¹⁸ 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6），7頁。

晚。這也可以說明當時的教會團體儘管用其他中文名字稱呼「聖神」，但他們會覺得那些稱呼或許不大完美，或不太正式或尊重。Ruhada qudsa 之音譯，提醒人們無論聖神譯為多麼通達典雅的名稱，都不能表達聖神完整的奧妙。

5. 景風

「景風」出自《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其原句為「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此處有人將其解讀為「景教的神風」或「景教之無形力量」，或「祥和之風」¹⁹。筆者倒以為此處解作「聖神」，也說得通。

如果「景風」是聖神的另一譯名，不僅表達了聖神的美麗，也表達祂的另一德能：給人光明，賜人美好，使萬物光潔亮麗富有生命。

6. 風——天主的容顏

「天尊容顏似風，何人能得見風？……為此風流轉世間，風流無處不到。天尊常在靜度快樂之處，果報無處不到。世間人等，誰知風動，唯只聞聲」²⁰。這是〈序聽迷詩所經〉用「風」的特點講解天主的容顏：無處不在、安樂閒靜、至公至義、亭毒萬物。

¹⁹ 吳昶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23 頁；
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302 頁。

²⁰ 吳昶興，《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55~56 頁；
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282、268 頁。

(二) 天主教會神學的「風」

囿於學識，筆者不知道天主教會是否明確地用過「風」來表述聖神；只知在明末清初，教會先用「*Spirito Santo*」的音譯「斯彼利多三多」來稱呼天主聖三第三位。艾儒略神父在其《天主降生言行記略》就已用「聖神」。他在《天主降生言行記略》名言：「斯彼利多三多為愛、為聖神也」。實際上他在其著作中同時用「斯彼利多三多」和「天主聖神」²¹。

為何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傳教團體不用風來講述聖神呢？那時候人們已經發現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艾儒略也在其著作中提到該碑文。或許是為避免混淆，以及強調聖神的獨特性和「神秘性」。因為風在漢文化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運用極為廣泛，含義甚為豐富，但也含糊。艾儒略曾用「颶風忽起」²²來講耶穌平息風浪，因為中國沿海的居民深知颶風或颱風的暴虐。

雖然教會的神學家沒有太明確用風來表達聖神德能。但當德日進神父置身於廣袤無垠的蒙古鄂爾多斯大草原之風景時，他情不自禁地向天主說：

²¹ 艾儒略在其《天主降生言行記略》中，講述聖子降孕時說「而天主費略，不因人道，惟以聖神之功，即於瑪利亞腹中，全能默授……」。參：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記略》載於《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四冊（臺北：利氏學社，2002），33、46頁。

²² 參：同上，91頁。筆者記得艾儒略神父曾用「颶風」講魔鬼，可惜沒有找到相關文獻。

「主，雖然這次不是在法國萊茵河的森林，而是在亞洲的大平原，我既沒有麵包、葡萄酒，也沒有祭台……我，你的神父，要以大地做我的祭台，在這上面，把全世界的勞力和痛苦都獻給你，一個一個的。主，我也看見所有你給我、支持和美化我生命的人……。」²³

當羅光主教（1911~2004）搭飛機由上俯瞰大地（的風景）時，由衷地讚歎上蒼的生生之德；他的生命哲學為後人所稱頌。張春申神父也在其著作中說明了天主的「生生之德」²⁴；後更明確地講說：「天主聖神……是生生之德，天主內在生命之德以及創造萬有之能」²⁵。

張春申神父在《中國靈修芻議》中論及「聖神的氛圍」，提到聖神使人所呈現的氣質為靈氣、正氣、浩然之氣²⁶。如此氣質，國人常稱之為君子之風；筆者願意更擴大此說法，聖神使我們的大自然成為療癒、撫慰、昇華人靈的風景。風景就是天主生生之德的呈現，是聖神德能的呈現，也是「聖神的氛圍」。

張春申神父指出：「神的神學旨在重尋救恩的神聖經驗——聖神居間產生的宗教經驗——觸目於聖經中的情意部分，觸動感

²³ 德日進，《在世界祭臺上的彌撒》（臺北：光啓文化，2018），29頁。

²⁴ 張春申，〈中國教會與基督論〉《神學論集》37期（1978秋），441~448頁。

²⁵ 張春申，〈聖母信理的神學解釋（上）〉《神學論集》140期（2004夏），230頁。

²⁶ 張春申，《中國靈修芻議》（臺北：光啓文化，2002），85~87頁。

情的話、尋找其中的救恩『感受』……這些都是神的神學資料（Loci Theologici）」²⁷。張神父為我們補充了「神學資料」的內容（或「神學知識之來源」）。同時也提醒人應像他一樣在中華文化與環境中尋找「神學知識之來源」。

張春申神父的思想理論在華語神學界中影響深遠。谷寒松神父也在德語區推廣此「一體範疇神學」，同時在一體範疇有更深入的體悟與發展。在1994年出版的《基督信仰中的神態神學》中，谷神父為華語天主教神學界開闢了新的領域。書中，作者不僅讚歎宇宙的美好，稱大地為母親，更系統地談及天主教「地觀」。其「地觀」雖未明確提到「風景」，但其「天地人合一」的神學思想，不失為神學當地語系化成功的嘗試。

張春申神父也鼓勵他的學生繼續神學當地語系化研究的事業。鄭麗娟修女和鄭維亮博士都在研究「氣神學」。鄭修女的博士論文專門研究「氣」，該論文以法文寫成。但在修女寫的其他文章中，我們也能領略其精神。在講氣的時候，無可避免會提到風。在鄭修女的文章中，她曾提到：「福音處處暗示上主的神臨現於耶穌身上所興發的風靡、風采、風化」²⁸；又說：「耶穌的一生像在風中行，隨著聖神的風，游走於山間湖畔……當時的民眾無不被耶穌的旋風所吸引攝住」²⁹。此處的「風」，

²⁷ 鄭麗娟，〈張春申神父之中華神學〉《神學論集》188~189期（2016夏、秋），276頁。在原文中，張神父將Loci Theologici譯為「神學資料」，現在學術界則多將其譯作「神學知識之來源」。

²⁸ 鄭麗娟，〈張春申神父之中華神學〉，293頁。

²⁹ 同上，292頁。

標誌著聖神的親臨與導航。

鄭維亮博士著有《中國氣神學發展之芻議》和《基督氣論芻議》。有趣的是，他將「氣神學」翻譯成英文「theology of energy」³⁰。如果氣是「energy」，那麼「風」也是能量。我認為，「氣」就如「風」一樣，是我們認識並體悟天主聖神的切入點。希望「氣神學」及後來「風與聖神」的研究與宣揚，能讓我們更深入、親切地宣揚與我們同在的天主聖三。當然，我更注重的是百姓生活的語言，而儘量避免玄奧的哲學詞彙。就如張春申神父所說，神、氣都屬於人性基本體驗，不應把氣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中³¹。

（三）基督新教中的「風」

基督新教會把聖神翻譯成「聖風」、「神之神風」；現在不知何故，人們不再使用這兩詞彙，而喜歡用「聖靈」。猶如天主教現在主要用聖神來指「Ruah YHWH」，基督教正式地用「聖靈」翻譯。但在華人教會內，還是有人用「風」表述與聖神相關的訊息，如「天風」、「景風山」、「道風山」。

《天風》是基督新教在大陸的一份主要刊物，創刊於1945年。天風，雖然不是明確指聖神（聖靈）；但風的特色也彰顯了賜人靈感的真理之神的作為，此乃天的風貌。《天風》雜誌與北京教區的《天光報》，名稱都能呈現出「天」的身影。雖因

³⁰ 鄭維亮，《基督氣論芻議》（新北：輔仁大學，2011），314頁。

³¹ 詹熾慧等編，《張春申——中華神學的磐石》（新北：輔仁聖博敏神學院，2016），187頁。

年代有些久遠，不好查考作者起名「天風」的原意；但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天風」也可指「Ruah YHWH」。

挪威的艾香德牧師 (Dr. 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 先後在南京於 1922 年創建「景風山」以及於 1930 年在香港興建了「道風山」。「景風」為我們所熟悉；「道風」是基督的風。道風山的一對聯「道與上帝同在，風隨意思而吹」，及其石拱門上方的「道風境界」和「道風大千」均引人注目。此處的風可以指聖神，也可以指聖神的德能，在這裡就能呈現出中文模糊的朦朧之美。

這些詞彙在現在教會中仍保留著，可以看出新教神學對於聖神之「風」的身影的重視。如果再結合景教對聖神的稱呼，我們更能理解他們對此名稱執著的緣故。

四、「風」對「神」在對當地語系化聖神論中的補充

不敢說風就等於聖神，但能看出風與聖神的密切關係。要想瞭解聖神，人必須要回到教會對聖神的經驗。就如「氣」能夠表述聖神在人間的掠影，在風中確實有聖神的身影，在日常用語之「風」也有聖神的臨在。不要忘記聖神在宇宙間、天人間的德能，祂是生命的給予者。「風」是我們體驗聖神 (Ruah YHWH) 的一個切入點。

(一) 找尋在中國「風」中的聖神

如上所述，「風」在漢語中，不僅指氣體流動的現象。雖再無人相信「風神」或「風伯」，也沒人相信神鳥鳳凰的存在，

但「風」的神聖內涵和「生命」的氣息仍在中華文明中保留。而此「神聖的內涵」與「生命的靈氣」在現在中國人的語言中，不時地藉「風」流露出來；中國人給孩子起名時，也多冠以「鳳」字。如果把漢語「風」中聖神的德能或身影，或者說把風中的「聖神」指出來，我們會更精確完美地瞭解「風景」「風水」「風度」「風骨」的內容。

「國風」也可理解為聖神在庶民中的作為與化育。平民百姓的歌謠、詩詞、楹聯、書畫、節慶，乃至風俗習慣，都可能是聖神在他們中的外顯。誠然，不能否認文化有其欠缺和罪惡的層面，而此罪惡乃是期待著天主聖三的救援。這也就讓我們（神學工作者）懷著敬畏之心，更積極地評價和接受民間文化，在「采風」時發現聖神在人世間多彩的身影和對我們的啓迪。

「風景」，讓人意識到在受造物內運行的生命的給予者——聖神。雖然風景的原始意涵另有所指；但如果我們把「風景」理解為因風（Ruah YHWH）的運作而形成的相貌景觀，更能讓人意識到風景或生態的神聖性，也能理解為什麼國人在看到風景時要讚歎昊天的「生生之德」。如此不僅反轉現在社會對大自然的態度，也能引導社會正確面對環保。更重要的，是讓我我通過美好的自然界讚歎、信賴美善的上主，也通過對風景或風光的欣賞，使我們的身心靈得到療癒。

當人在中國「風」中看到聖神，其同人、同自然、同天主的關係更為通達、和諧。當人以「上主之德能」的角度解讀中國「風」時，或從基督徒的「Ruah」角度解讀中國「風」時，

風的意涵會更豐富、更清晰。這也能是神學中國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之一。

(二) 補全聖神論中所缺欠的「風」

中國教會把三一奧體中的第三位稱作「聖神」。「聖神」給人的感覺多為「神」的特點，而缺少了「Ruah」（風，氣息）倩影。「神」字來源於閃電、霹靂的圖形，與申和電同為一字。它代表其背後那位大能有力、赫赫威嚴、至公至義、影響人生活的超然者。然而，「神」除了給人以聖潔、奧妙、超然的觀感之外，也會讓人覺得神秘、神叨叨的含義。普通民衆，自然就將其對「神」的理解賦予 Ruah YHWH（聖神）內。同理，以色列民衆看到 Ruah 或 Ruah YHWH 時，必然會聯想到「風」或「氣息」帶給他們的觀感。當神學界把「Ruah YHWH」譯成「聖神」時，普通教友就自然而然地忽略聖神在「風」裡的工作。而風是人最基本的、最普通而普遍的經驗，無論是自然的風，還是人的風度、國風和風光。

無論人將「Ruah YHWH」譯作「淨風」、「聖靈」或「聖神」，人們都不能全面完整地講述祂。但當談論聖神時，添加上人們對中國「風」的體驗，再加上聖經中對「Ruah YHWH」的經歷，我們的聖神觀會更完整、更親民、更易懂、更接近我們信仰的「聖神」；這也是一個更有中國風貌的聖神論。如此具有「中國風」的聖神論，是中國教會在進行神學當地語系化時，對普世教會的獨特禮物。

(三) 整合的聖神觀

從「風」的內涵領略聖神在中國文化中的痕跡，而從其蘊含之聖神指出並豐富「風」的神韻，再結合基督徒傳統對聖神（Ruah YHWH）的信仰，我們會有一相對整合的聖神論。說是整合，而非說是拼湊的聖神論，是因聖神乃神學當地語系化的推動者、引導者、啓迪者，和正確聖神論的保證者。祂是風，但為信徒來講，祂更是師保（若十四 16、26，十五 26，十六 7、13）³²。祂也賜給學人追求真理的學術之風。聖神論將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因為中國因素的加入而顯得四分五裂或相互矛盾，卻因聖神多元的表述而豐盈、圓滿。

具有「中國風」的聖神論，並非一蹴而就，需要一批批神學工作者在聖神的引導下、在祈禱的氛圍中、在與中國文化大師們的請教與合作下，並在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和反思下，千百年的神學努力。神學工作者應成為在人民中，與人民同在的「聽風者」、「觀風者」和「采風者」。藉由觀風察俗，瞭解現實中國文化與現狀，體悟周遭的風景，看到聖神的作為，並在祂內給予人希望。

《宗徒大事錄》中，伯多祿的同伴們「都驚訝神聖的恩惠也傾注在外邦人身上」（宗十 45）。神學工作者或傳教士在聽風、觀風時，也會驚訝地體驗到聖神在中華民族內的作為，無論是在歷史中或在當下。而他們的發現，會使神聖的足跡更完整。

³² 《天主教教理》，692 號。

(四) 「風景」之下的悠閒靈修

聖神在「風」內向人顯露祂的身影。無論是空氣流動的現象、大自然的美景，還是民間的「風」，都在在昭告著聖神在人們生活中、與他們翩翩跳著殷勤、輕快、喜樂的舞步。現代人生活在都市的鋼筋水泥叢林中，每日忙忙碌碌，不得安閒，很少顧慮靈性的需要。既然在風景之內有聖神的臨在和運作，我們有必要放慢腳步，在欣賞風景時，悠閒地感悟聖神，謙卑、喜悅地與其共舞。

「悠閒的靈修」是筆者取自張春申神父「悠閒的神學」的靈感。在他所宣導的靈修中，雖然談及了旅遊休閒，但主要指的是人內心的安閒與主動的生活態度，並未提及聖神和風景。在此筆者藉用「休閒的靈修」，宣導在悠閒中體驗聖神在「風」中之德能，特別是在風景中。我們需要發現人類同萬物的關係，意識到天主通過萬物對受造之人的眷顧。

谷寒松神父在其《基督信仰的生態神學》中，異曲同工地用了兩位神學家的思想，闡述人們對環境五點宗教性的經驗及生態靈修的要點，以及培養生態靈修的七個方法。

其一是 Shanon Jung 的五種經驗，分別為：1.人與自然相互連接的感受；2.身臨自然時，人會有超越感；3.生界構成一個共同體；4.面對大自然，人會有強烈的情感體驗，如怕懼、友誼、力量、信賴等；5.對自然環境的認識，通常有宗教性的承諾。

其二是 Hans Kessler 主張生態靈修的七要點，分別為：1.萬物都在天主之內；2.天主的榮耀充滿大地；3.自然是那位不可

見之天主的象徵；4.當人看到天主在萬物中的足跡時，自然會尋找祂、愛慕祂、讚美祂；5.天主的足跡並不一定總是清晰可見，大地有時也把天主的足跡隱藏起來，特別是在自然災害中；6.受造物也具有天主所富有的價值，祂尊重每一個受造物，並以溫和善良的態度對待，甚或將其當作朋友；7.人類長久以來奴役大地，沒有善盡管理大地之則，而靈修生活讓我們參與受造界的痛苦³³。

無論是大自然靈修、生態靈修或悠閒靈修，都昭示在世間萬物內的天主德能。而此種靈修結合中國「風」的意涵，要求我們在煩勞之餘，放眼欣賞周邊的景色。徜徉於景物間，放眼山水風景，要麼駐足微閉雙眼，聆聽風吹草動及萬物的聲音，要麼呼吸天地之靈氣，要麼屏息感覺風對人肌膚的吹拂……種種的舉動都幫助我們體悟聖神與我們零距離的接觸。悠遊閒暇，感悟氣息（風）內的生命；外在景色予人聖神的氣息，加增人對祂的信賴，更有助於培養人氣定神閑的君子之風。

此種靈修也能在真理之神的引導下，建立健康的、予人生命的綠色家園，也就是現今提倡的環保靈修。環保靈修和悠閒靈修，都是讓人們與周圍環境建立合理的關係。

休閒靈修讓我們賞識在民風中聖神的情影，因為「風」更運行在百姓的心中；藉由文化的修為，休閒靈修讓我們走進聖神——生命的給予者，並讓聖神在社會中，推動並營造真正聖潔

³³ 谷寒松，《基督信仰的生態神學》（臺北：光啓文化，1994），381~384頁。

美好的風氣。與聖神（Ruah YHWH）同在、生活在祂內，就是中國靈修所要達到的「天地人合一」的境界。

人人都有對風的體驗，風中有聖神，祂是賦予生命者。

結語

「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³⁴。這是國人熟知的一首小詩，滿是朦朧的韻味兒，也有著聖神的生活氣息，予人美妙的追求。此亦如張春申神父所說，神的神學大抵應是詩歌、史詩、小說、故事……³⁵；聖神在風景內走向你我。

在繁忙焦慮的生活中，別忘了看看周邊的風景，體驗在祂內的氣息；在「風」內有聖神輕快穩健的足跡，有祂溫和甜美嫵媚的笑容，有祂作為愛與智慧之師保的德能。祂猶如風一樣，輕輕地親吻著你我的面頰，吹拂著我們的肌膚，療癒著我們的心靈，賜給咱們常新的幸福生命。也別忘了上好的風水是聖神親臨之境界；在和諧的關係中，我們也成為他人眼裡的風景。

風，任意吹拂，你聽到風的響聲，卻不知道風從哪裡來、往哪裡去（若三 8）。經由生活中的「風」，體悟聖神，從上而來的風。

³⁴ 卞之琳，〈斷章〉，取自 http://www.china.org.cn/learning_english/2011-05/03/content_22481893.htm，2018年10月25日。

³⁵ 詹婦慧等編，《張春申——中華神學的磐石》，188頁；鄭麗娟，〈張春申神父之中華神學〉，277頁。